

第一部揭秘北京城风水布局的小说

明成祖迁都幕后的风水阴谋

北京镜鉴记

——赤军·亚古◎著——

圖興京帝編詳

17K.COM
——起点文学网——

故宮

北新橋的海眼

鑄鐘娘銀

勁松鬼樓

隆福寺之火

花山文藝出版社

北京 镜鉴记

— 赤军·亚古◎著 —

花山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北京镜鉴记 / 赤军, 亚古著. —石家庄: 花山文艺出版
社, 2008.11

ISBN 978-7-80755-461-5

I. 北… II. ①赤…②亚…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63199 号

北京镜鉴记

作 者: 赤 军 亚 古

策 划: 张国岚

责任编辑: 申 强

特约监制: 李耀辉 李黎明

特约编辑: 周 燕

特约策划: 张进步

责任校对: 成 仁

封面设计: 蒋宏工作室

出版发行: 花山文艺出版社

版权提供: 中文在线·郜宇辉

地 址: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邮政编码: 050061

网上书店: <http://www.hspul.com/ecity>

邮购热线: 0311—88643242

销售热线: 0311—88643227/3228/3229

传 真: 0311—88643225

E-mail: hspul@163.com

印 刷: 三河市鑫利来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字 数: 278 千字

印 张: 18

版 次: 2009 年 3 月第 1 版

200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755-461-5

定 价: 28.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通惠河	1
第二章 沈万三	11
第三章 玉貔貅	20
第四章 稽疑司	30
第五章 蹴鞠赛	39
第六章 小八臂	47
第七章 铸钟厂	57
第八章 大五行	67
第九章 方孝孺	77
第十章 燕明刀	87
第十一章 骆家庄	96
第十二章 十三娘	105
第十三章 万岁山	114
第十四章 五色土	124
第十五章 观音庵	134

第十六章	桃木槲	143
第十七章	番邦僧	153
第十八章	都水司	162
第十九章	十字架	171
第廿十章	镜鉴记	180
第廿一章	五雷咒	190
第廿二章	黑山谷	199
第廿三章	北新桥	209
第廿四章	东海眼	218
第廿五章	白米街	227
第廿六章	纵横图	236
第廿七章	高粱河	245
第廿八章	琼华岛	254
第廿九章	华严钟	263
第三十章	看门人	273
后记		282



第一章 通惠河

“如何？”宋礼把着柄老大的蒲扇，一边呼嗒呼嗒地扇着，一边笑着问刘鉴。

坐在他对面的刘鉴却不说话，只是上下反复端量宋礼的面相——什么叫富贵之相？这就是典型的富贵之相，一张大圆脸，粗眉毛、大眼睛、挺鼻梁、长人中，五绺长髯，尤其是额头宽广、丰润，双眉略蹙之际还会隐现出“王”字形的皱纹，按照相书上说，必然会有出人意料的飞黄腾达。

当然这些话刘鉴不必要说，他知道宋礼官居正二品，又深得当今圣上的宠信，还用奉承说什么“大富大贵之相”吗？可是他好一会儿都不说话，宋礼反倒笑了：“不用看了。离开京城前，有位老先生说，愚兄此去一帆风顺……”

刘鉴微微一笑，从宋礼脸上收回了目光，“啪”的一声打开折扇：“大人还是谨慎些为好。就我看来，您面带煞气，必遇不祥。”

宋礼闻言一愣：“贤弟何出此言？那位老先生……相法高妙，名动江南，他可没说我最近会有什么灾厄呀。”

刘鉴右手轻轻摇着折扇，左手挑开竹帘望一眼船外：“天气越发热了——后舱里井水镇着的西瓜，不如现在吃了，正好解暑。”

“吃，这就吃，”他顾左右而言他，宋礼倒揭不开闷葫芦，有点沉不住气了，“你倒说说，从我这面相上看出什么灾厄来了？”

刘鉴放下竹帘，眼望宋礼，微微一笑：“宋兄适才所说的‘老先生’，是指常年在聚宝门内摆摊算卦的那个‘唐半仙’吧？都是些江湖伎俩，不必理会。旅途无聊，所以小弟给您看相玩儿，又不收您钱，骗您干吗？难不成我要讹您的西瓜吃？”

宋礼和刘鉴同船北上，这是在永乐四年的七月份。就在前不久，皇帝颁下诏谕，说从明年五月份起，要在北京城里修宫造殿——官场上早就沸沸扬扬地传说圣上有意迁都北京，这份诏书一下，更加坐实了传闻。于是从南京到北京的运河上，运粮食的、运货品的、运人客的、运土木石方的，以此为始，络绎不绝地出现了无数的帆影。宋、刘两人乘坐的船也夹杂在中间。

他们两个都是奉了钦命去北京公干的，但是没坐官船，只雇了一条小小的客船。虽说宋礼乃是二品大员，刘鉴只是小小的六品司直郎，但就出身而论，刘鉴是两榜进士，宋礼只是国子生，所以也摆不出长官架子，待这位官场后辈一直都很随和、亲切。两人一路上闲聊瞎扯，这天船从运河转入通惠河，不知怎么的就说起刘鉴精通风鉴之术来了，于是宋礼要他给自己相相面，可是刘鉴实话实说，宋礼却不大信。

宋礼是个大胖子，正在夏末伏天，他热得浑身难受，身上宝蓝色绸衫解了两个扣子，大敞着领口，光着脑袋，一顶四方平定巾扔在桌上，手摇蒲扇就没停过，可还是止不住满脑门的汗往下淌。他听刘鉴说自己面带煞气，忍不住就要问个清楚。

刘鉴和宋礼不同，二十来岁年纪，身形偏瘦，头戴儒巾，身穿一件宽袖的青布长衫，浆洗得一尘不染。宋礼在官场上忙活惯了的，说话又急又快，刘鉴看上去却比他沉稳得多，轻摇折扇，说一句话三摇头，颇有儒学之士的风雅仪态。

听宋礼说不信自己的看相，还说那位“唐半仙”相法神妙，每言必中，刘鉴不禁摇头微笑：“他说什么中了？大人不妨例举一二。”

宋礼从袖子里掏出块手巾来抹了一把额头油汗，回答说：“他说我上个

月身体不适,一点都没错呀。”

刘鉴挑一下长长的细眉:“此时夏秋之交,天时不定,您又是这样的……这样的富贵之体,加上公务繁忙,面有疲色,只要说身体不适,肯定是错不了。”

“那他还说我年初之时大大破了一笔财呢,这也中了啊。都过去了半年,他是怎么相出来的?”

“嗨,谁家过年不破财?看您年岁,定然家族兴旺,光给小孩子的压岁钱就得花费不少吧?”

宋礼还是不信:“江湖手段,愚兄也略知一二,多数都是说忧不说喜,先危言耸听吓唬人,这才能从村夫愚妇手里骗钱。可这个相士说我一帆风顺啊,这不符合常理……”

刘鉴又“啪”的一声合拢折扇,微笑着回答说:“江湖术士多数并不懂真正的相法,全靠的察言观色。凡去算命之人,必定是有了灾厄不能决断,或者是觉得自己前途难料。可看您呢?仪表堂堂,气概非凡,必能看出并非是遭了什么不测,那就只剩下前途难料这一项了。您行动坐卧又透出一股官威,加上最近坊间流言圣上要迁都北京,因此猜您要出远门,那是一点儿也不难。既然如此,再说坏话也不能骗您回头,还不如说两句好话来骗您当下的钱财呢。”

他顿了一下,又补充说:“江湖相术是靠相士的经验,察其言,观其行,然后再套用书本上的条目,大言欺人,诈取钱财。正经相术则是深究天地人相互感应之理,以其所生出的预兆来推吉断凶——两者绝不可同日而语。”

宋礼仍然不大信服,可也不得不承认刘鉴这番话有一定道理,正好这个时候仆人把西瓜切好送上来了,于是他也就不再深究:“言之在理……受教了。”然后摆摆手,做一个请的姿势。

刘鉴才要放下折扇,拈一块西瓜来吃,突然舱帘一挑,钻进个十来岁的小书童来,毕恭毕敬地作一个揖:“启禀尊主,日已近午,欲停舟而爨,未知可乎?”

刘鉴一转身,抡起折扇来就往书童脑瓜顶上狠敲了一记:“真是屡教不改,你就不能讲几句人话?!”

“哎哟”一声，书童两手护头，却还是慢了一拍，被敲个正着，立刻鼓起一个大包来。于是苦着脸摸摸大包，回嘴说：“您好歹也是六品官员，又在詹事府当差，时常能见着太子爷，我怕话说俗了给您丢脸不是……”

“丢脸？就你这乱拽文才给我丢脸呢——去，问问船夫，这是到了哪儿了？”

刘鉴表字镜如，建文二年的进士，现今官拜詹事府左司直郎，小书童是他的家养奴才，名叫“捧灯”。

那詹事府乃是专管太子读书的衙门，虽然没有多大权力，但由于经常接近太子爷——也就是未来的皇帝——所以在京官里也算抢眼。这事明摆着，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哪怕只是让太子爷记住了姓名或者面相，等他日今上龙驭宾天，太子继位，定然能受到重用。可惜这个刘鉴天性就讨厌官场上的交际应酬，虽然落在个风光衙门里，却并不得上司的赏识、同僚的亲近，人人看着他都碍眼，这回干脆找个由头，把他赶出南京城，赶北京去了。

宋礼这趟出差，乃是奉了永乐爷谕旨，以工部尚书的身份去督造北京新城的修建。刘鉴则是去北京搜集和整理原燕王府里各种文书资料，以备大学士解缙等人参考，好编纂那部巨著《永乐大典》。这差事乍听上去不轻松，其实却很闲，因为当今圣上永乐爷还在北京城里当燕王的时候，整天想着怎么扳倒侄子皇帝朱允炆，燕王府里的资料六成和政治有关，三成多和军事相关，这些书籍文件事涉机密，别说《大典》里用不上，就连后世修官史的时候多半也看不到，他一个小小的六品司直郎更是没机会去“整理”了。

刘鉴要搜集和整理的也就是剩下那一成不到的文书，那些玩意儿里只记录了除王爷（也就是当今圣上）之外，王府上下人等的吃喝拉撒睡，行立坐卧走，无聊得很，搜集整理得再好也压根儿就没人过问。

可是刘鉴自己对这份闲差倒挺满意，他在这刚开始翻修起建的北京城里，用不着再看上司脸色，也用不着去和同僚们周旋，最重要的是用不着天天起早去衙门里应卯了。

小书童捧灯听了刘鉴的吩咐，急忙钻出船舱，招手对船夫说：“舟子过来。”

撑船的老汉其实没听懂这孩子讲什么话，只听到一个“来”字，于是凑近了问：“小哥儿有啥事？”

“敢问尊翁，舟行至此，是何所在？”书童摇头晃脑地话音刚落，舱帘一挑，从里面飞出半块西瓜来，湿答答地正扣在捧灯的后脑勺上。

“劳驾，老大爷，这是到什么地界儿啦？”捧灯急忙改口。

“哦，前面不远就是通州啦。”老汉一边笑着替捧灯捡拾头上、身上的瓜皮、瓜子，一边招呼舱里的客人，“两位大老爷若是乏了，一会儿不妨在通州歇歇脚，去码头上买点东西吃，等太阳不那么毒了再走也成。离北京很近了，天黑前怎么也能进城的。”

听到船夫的话，宋礼笑了：“这话倒也不错，我做东，咱俩上岸吃点东西吧。这几天在船上吃得实在不怎么样。”

宋礼在衙门里对下属是很严厉的，但平日性情还算宽厚，做事又不大拘小节，几天来刘鉴和他相处得倒是十分融洽。刘鉴本没有下船的意思，听宋礼这么说了，倒也不便扫他的兴：“那下官就却之不恭，叨扰宋大人了。”

不多时候，客船就停靠在了通州码头。这地方乃是北京东南的门户，水陆交通汇聚的枢纽所在，虽然地方不大，但确实繁华得很，码头两侧更是人头涌动——

“来哦！来尝尝，真正大顺斋的糖火烧！”

“小楼的烧鲇鱼，又鲜又嫩！”

“老客，进来坐吧！来碗凉茶，消暑又解渴啰！”

宋礼、刘鉴、捧灯并一个宋家的奴才，四个人弃船登岸，一路走来，边观赏市井风光边闲聊。宋礼随口说：“听闻贤弟是北京本地人，这趟差事可遂了你的愿，荣归故里了。”刘鉴摇头笑笑：“小弟老家是在北京西北玄平坡下坎儿，那地方叫虎岭儿，离城很远了，不算是北京人哪。”

宋礼“哈哈”笑了起来：“怎么不算？这才到通州，听你的腔调都变了，北京味越来越重，舌头再没直过——没想回老家看看？”

刘鉴继续摇头：“爹娘早没了，又没媳妇儿，家里就剩座老宅子，几个看宅的老奴才，破败得不行，回去有什么好看？”边上捧灯插话：“大人故居，奴

才也久未履足矣。”刘鉴朝他一瞪眼：“闭嘴！我还没死呢，怎么就故居了？！”

说说笑笑，终于在一家门脸不大的酒店前面停了下来。刘鉴举起手里折扇一指：“这店名有趣儿，进去坐坐如何？”“好啊。”宋礼腆着个大肚子早就走累了，脑门上全是汗，油光光的，闻言连忙点头。

脚还没踏进店门，伙计早就迎了上来：“就候着您二位呢，看这大热天儿的……您里边儿请，想来点儿什么？”一面往里让，一面招呼店里：“老客两位，拧上冰手巾，凉茶伺候着您哪！”

刘鉴随着伙计往里走，一边问：“你这店名有点意思，‘四惠酒家’——是怎么个四惠哪？”

伙计把他们领到酒店紧里边的一张桌子前，陪着笑说：“这边儿凉快……您问这店名儿啊，那是因为小店的酒实惠、菜实惠、饭也实惠……”

“那才三惠儿啊，”宋礼接过伙计递过来的冰手巾，擦了一把脸，也装模作样卷起舌头问，“这还有一惠儿呢？”

“双数儿不是吉利么，再说也有不少像您老这样凑不足四惠的进来问问，我们不就有生意了嘛。”

“哈哈，好，您老板会做生意。”

“您夸奖。来点什么哪您？”

“什么都行，好酒好菜，拣拿手的端上来吧，”宋礼大大咧咧地掏出一张两百文的宝钞，“剩下都赏你。”

“好咧，稍等您哪。”

虽说前两年刚打完仗，终究那场“靖难之役”持续时间不长，和元末群雄割据数十年不可同日而语，物价并没有飞涨。按这个时候的市价，一百多文钱就能办一桌中等酒席。当下伙计接过钞票，欢天喜地地跑入后厨，不多时就上满了一桌子菜：凉拌粉丝、五香酱肉、酸辣瓜条、摊黄菜、酿肚子，还有拿手的烧鲇鱼和一壶三河老醪，连给捧灯他们两个下人的大张烙饼和韭黄炒蛋也一起端了上来。

四个人酒足饭饱，又要了壶茶，坐着喝了一会儿。宋礼直皱眉头：“也就那烧鲇鱼有点滋味，别的菜……这茶可实在不怎么样，太陈了。”刘鉴解释说：“北方本不产茶，哪儿能得着上品呢？”如此闲扯半日，直等太阳过了当

顶,外面不那么热了,他们才起身往码头走去。

离码头不远,突然听到争吵的声音。四个人心中诧异,紧赶几步,就看到一个穿着华丽的公子哥儿和两个师爷模样的人正围着他们的老船夫吵闹,那公子撸袖子亮拳头的,还作势要打人。

宋礼赶忙拨开围观众人,大步走了过去,昂着头问:“何故在此喧闹?”话语中带上了三分官腔。

船夫躲到宋礼身边,低声告诉说:“宋老爷,这三人死活要坐小人的船,我说已经被您两位包了,他们却不依不饶……”

那公子哥儿看见冲进来一个大胖子,腆着肚子撇着嘴,不禁吓了一跳,往后缩了半步,但他很快就缓过神来,恢复了刚才那趾高气扬的态度:“怎么着?少爷我就要坐你的船,还不趁早给少爷让出来!”

刘鉴也走过来,一摇折扇:“你这人怎么不讲理?”

“讲理?哼哼,你大概还不知道少爷我是谁。德先生,你告诉他们。”

公子左边被叫做德先生的师爷模样的人闻言一捻鼠须,大声报说:“好好听着,我家费公子可是今年新科状元老爷的亲戚!”

“新科状元?”刘鉴和宋礼听了都是一愣。

看到这表情,对方三人还以为他们怕了,不禁得意地笑了起来。

“哈哈,尔等胆怯了吧,我家公子爷可是新科林状元三表哥的四姨太的小舅子的二叔公,别看年纪轻,辈分儿可够高!”另一个容貌猥琐的师爷忙不迭地解释。

听他把自己这么拐弯抹角的“亲戚关系”直接就抖搂出来,费公子不禁有点尴尬,急忙制止:“赛先生,别和他们说这么多!”

这赛先生也猛然意识到自己的失言,脸一红,赶忙退到费公子身后。

“怎么样?”费公子斥退了自己的师爷,脖子一拧,对宋礼说,“打官腔儿有什么了不起?我从侄孙可是新科状元,派了翰林院的庶吉士。你还不给少爷我腾地方?”

宋礼刚要发火,刘鉴把扇子一摆,拦住了他:“林崇璧么,他倒是曾来鄙府拜会过,相谈颇欢。不过,从没听他提起过有阁下这么一房亲戚啊。没关

系，我们倒不急，兄台就请用这条船吧。待我们回了京城，和绸斋老弟说起来，倒也算是段佳话呢。”

听刘鉴这么一说，那三人可就不明白水深水浅了。按说新科状元姓林名环字崇璧，只要稍稍留心，谁都能打听出来，可是刘鉴一口就道出了他的别号“绸斋”，那就只可能是很亲近的朋友才能知道了。

费公子拔腿想退，又有点下不来台，支吾了半晌，还是不敢贸然行事，恨恨地把脚一跺，转身就走。德、赛两位先生在后面紧追——

“费公子，等等我们！”

“费公子！慢走，您身份贵重，应该缓行啊！”

就连宋礼也被刘鉴唬住了：“镜如，你当真和林状元很相熟么？”他本人是国子生出身，最崇拜进士，所以对个两榜赐进士出身的刘鉴都客客气气，更别说三年才有一个的状元了，那可是读书人的榜样呀。虽然贵为二品大员，宋礼对这些晚辈可从来都不敢小看。

听到宋礼这样问，刘鉴不禁微微一笑：“哪里，我也只闻其名罢了。”

“我说呢。想那林崇璧闻名遐迩，乃是儒林的领袖，你一个六品官又怎能直呼其号呢？”

“嗨，我看这费公子也就是用个远房亲戚吓唬人而已，不妨就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宋礼摇摇头：“不可，不可，毕竟是状元亲族，倘若此人所言非虚，异日在状元面前告你一状，你的前程说不定会受影响。倒不如由我亮出钦差身份还好一点。”

刘鉴伸出手来扶宋礼上船，一边说：“不碍事。我看这位费公子的面相，印堂暗窄，法令青黑，准头晦涩，在印堂上有一道凶杀纹冲痣而破。这是犯土厄之相，活不过今晚了。宋大人微服出巡，还是不要揭破身份的好。”

宋礼听了这一大套话，只感觉云山雾罩，将信将疑：“镜如说笑了，就算此人无礼在先，你也不能咒他到这般地步。积点口德吧。”

刘鉴倒是很认真地点点头：“大人说得没错，我是有些恼恨此人出言无状。你说积口德，我认错了，不过我说他命不过今夜，倒也是实情。”

宋礼听刘鉴不松口，不禁有些生气：“你这人，好歹也是个当官的，干吗

去学江湖术士那一套？”

“江湖术士自然好以大言欺人，”刘鉴沉思了一下，斟酌着回答，“不过，圣人也曾说过‘六合之外，存而不论’，所谓‘术数’，也不能一概抹杀吧——宋大人不也信过那位‘唐半仙’么？”

宋礼不禁火冒上来了：“你偏要如此说，敢不敢和我打个赌？”

“什么赌？”

“就是赌那位费公子的性命。咱们派人跟着他，他若活过今晚，算我赢，活不过去，算你赢！”

刘鉴摇摇头：“我看不必，那费公子身在何处都不清楚，怎么打这个赌？”

宋礼撇嘴讪笑道：“看看，就说你唬人嘛，不敢打赌了吧。哥哥我痴长你几岁，就托个大说你几句，知过而改，善莫大焉，不要煮熟的鸭子——嘴硬……”

刘鉴“扑哧”一声笑了出来，当下打断宋礼的话：“好，我就和你打这个赌。”

“你这人……”宋礼倒一时间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刘鉴正色道：“如果他走陆路，今儿晚上是进不了北京城的，所以才想强上你我的船，虽然被我吓退，但算来命里犯土厄，所以不会再走水路，我料他必定在这通州城内留宿。咱们也不走了，就在船上等着消息。明儿一早，胜负可知，如何？”

旁边的书童捧灯朝宋礼做了个鬼脸：“宋老爷，我看你输定了。”

通惠河和通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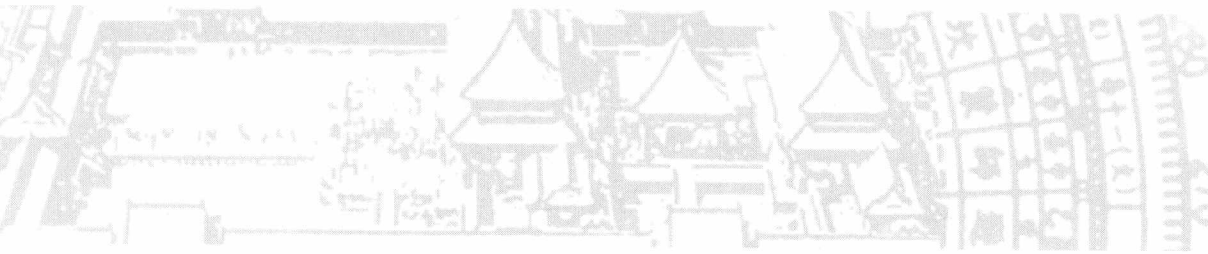
根据《元史·郭守敬传》记载，郭守敬曾经多次向元世祖忽必烈进言，从运河挖一条河渠通到大都（今北京），以便漕运。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他提出具体计划，引昌平县白浮村神山泉的水，经瓮山泊（今昆明湖）到积水潭、中南海，然后从文明门（今崇文门）流向通州高丽庄，就在这里注入运河，全长十七华里。于是忽必烈就派郭守敬规划督建此河。至元三十年（1293年）忽必烈从上都（今内蒙古锡林浩特市）回到大都，经过积水潭，看到新河已

通,船只来来往往,热闹非凡,不禁龙欣大悦,亲自起名为“通惠河”。

到了元末明初,因为战乱所致,通惠河的上段,也就是从白浮村到瓮山泊的这一段被废弃了。现在的通惠河,一般指从东便门大通桥到通州区入北运河这段河道,全长约两公里。

通州在西汉时候叫做路县,后来历代沿革,先后改称为通路亭、潞县、通州和通县。1948年12月通县解放,分置通县、通州市。1958年3月,县、市由河北省划归北京市管辖后,合并为北京市通州区。1960年复称通县,1997年4月撤销通县,设立通州区。通州一直是北京的东大门,历史上就有“一京、二卫(天津卫)、三通州”的说法。

通州著名的食品有所谓“通州三宝”,即小楼的烧鲇鱼、大顺斋的糖火烧和万通酱园的腐乳。小楼饭店是一家清真老号,现今仍在,位置在通州区南大街北口、华联商厦的后面。



第二章 沈万三

为了一个没意义的赌，宋礼吩咐船夫停船，明日再走——船夫倒也乐得多休息一天。同船的两人一下午都没说话，晚饭宋礼独自去岸上喝酒，刘鉴主仆二人在船上随便吃了些干粮。睡前道过劳乏，各自和衣而卧。

第二天一大早，岸上喧闹的人声先把宋礼给吵醒了。他一骨碌爬起来，唤过船夫问：“发生了什么事情？”

昨天两人的一番争论，船夫都听在耳中，此时他的语气里不免多带了几分敬意：“小人听人说昨儿个晚上，码头旁的客栈倒塌，压死了一位公子爷……”

宋礼一听这话，如同被惊雷打中了顶门一般，眼珠子瞪得鹌鹑蛋大，嘴张开了半天合不拢。他胡乱套上衣服就往岸上跑，三步并作两步地奔到出事地点。只见那客栈外边里三层外三层地围了很多看热闹的人，他分开人群冲到里面，只见昨天的那两个师爷一头一身的灰土，围着费公子的尸身正哭得雷响。宋礼仔细观察了一番，又找来客栈管事的询问，才知道这次塌房也十分蹊跷，两层小楼，三分之二都没有事，却如同刀切一般齐刷刷地塌了一角，毁了下二、上一统共三间客房，其他的房间纹丝未动。

“这是怎么话儿说的，”一位老者摇头叹息，“这就是命啊……”

宋礼失魂落魄地回到船上，看到刘鉴已经穿好衣服起身了，正笑吟吟地站在船头等他呢。

宋礼双手抱拳，一躬到地：“贤弟，愚兄昨日得罪了。”

刘鉴急忙伸手搀扶，安慰说：“这不怪宋大人，小弟这些伎俩本就难以取信于人，在衙门里也是这样儿，同僚们都对我敬而远之。”

宋礼直起腰来，低声对刘鉴说：“贤弟是个有真本事的。不过说句不恭的话，你既然知道他会遭难，难道就没有解救禳避之法吗？”

刘鉴摇着折扇，有些黯然地笑了一笑：“祸福休咎，都是气数所定，是不能救，可也得看本人是不是乐意被救。以那位费公子的横劲儿，我就算有本事救他，他能信我吗？他会听吗？”

宋礼掏出手巾来抹抹脸上的汗，也不禁轻叹了一口气。

离通州不远就是北京城，虽说洪武爷定都南京应天府，北京暂时丧失了数百年来王朝中心的地位，但作为九王守边的重镇，永乐爷登基后又明令定为陪都，所以京城气象一直没有衰减，市集繁华，热闹非常。

宋礼和刘鉴乘坐的客船经通惠河穿入北京城内，最终停靠在积水潭岸边。弃船登岸，宋礼拱拱手，压低声音问：“贤弟，你前此说我面有煞气，恐逢灾厄，究竟指的是什么事？可有禳解之法吗？”他现在对刘鉴的看相可是信得十足十了。

但是刘鉴却摇摇头：“煞气尚浅，难以揣度。不过就小弟看来，您若有灾厄，也应在北方阳离火。在北京督造工程这段时间里，若有什么头疼脑热、肉跳心惊的，不妨都来找小弟，帮您掐算一下。”

“不知贤弟定居何处？愚兄得空好去拜访。”作为陪都，北京城里并没有詹事府衙门，所以宋礼有此一问。

刘鉴轻摇着折扇，回答说：“暂时打算住在柏林寺，就在国子监附近。”

于是两人拱手告别。等目送宋礼远去，刘鉴雇了一头小驴，领着书童捧灯，一路直行到了城西北居贤坊的柏林禅寺。吏部行文早就已经交到柏林寺方丈手中，有知客僧将两人引到后院偏房。刚安顿下来，刘鉴就命捧灯去顺